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蔡爾康芝紱甫稿

法國

法皇拿破崙行狀

第一節　法取科西嘉島

歐羅巴洲之地中海有科西嘉島者法之東南境也而屬於意大利列邦之耕羅亞國法人垂涎已久豪奪智取俱不能得乃以重金畀耕羅亞而勝之旋遣將率兵往戍之島民如陽樊之不服晉文公叛者四起法人威以兵力科西嘉島地小兵微數月而後勢不能敵勉降於法此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事也

第二節　拿破崙生

科西嘉以彈丸蕞爾之地初無名山大川足以鍾靈毓秀乃不謂竟生奇傑爲法國之主者二十年糜爛法民而戰之雖奴隸不啻也其須擴法金也如泥沙如瓦礫遂使法蘭西變爲歐洲最疲最弱一無所能之

國嗚呼此其中蓋有天焉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乾隆三十三年）科西嘉島人某律師生子名曰拿坡崙時島尚未隸法邦也及拿坡崙為法國之君法人多不滿意以為彼特科西嘉島之人耳拿坡崙知之詭稱生於一千七百七十年（乾隆三十五年）則在島歸法國藩屬之後一年拿坡崙即係法國之所產藉此籠絡人心其生平譎詐類如此考拿坡崙之父雖為律師而族人不豐厚前子女成行殊難度日不幸又中年謝世拿坡崙之母孀居子立撫養兒女艱苦備嘗夫亦可憐生也

拿坡崙幼而好武年十一歲入武備學堂肄業越數年值法國民變拿坡崙躍躍欲動即因民心之推戴聚衆於土龍城已為渠率指揮而訓練之每戰輒勝衆咸服其智勇既而巴黎城兵變公舉拿坡崙率師往討賈不旋踵即已帖然衆心益附名且震於朝廷以為雄才大畧如拿

厲西市 拿坡崙兄 意大利國

坡崙法之兵爭奮彼莫與屬也

法國與意大利國因疆場之事積不相能國會承制以拿坡崙爲將軍往攻之時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也拿坡崙奉命率師四萬人向意大利進發而糧餉未充衣履不備又屢困於奧斯馬加所屬之薩諦尼亞樸國兵然師行所至連戰皆捷不過四禮拜（計七日爲一禮拜）大敗薩諦尼亞國兵又於二年之內與戍意之奧兵大戰十八次無不獲勝凡奧國屬地之在意大利境內者皆附於法國初拿坡崙之率師至意也奧國之君遣欲統兵以征法國不意拿坡崙兵先至奧國奧君是夜行成羅馬教皇亦欲徵兵以拒拿坡崙又爲所敗教皇跪而免教皇部下之兵被繳殆盡教皇之府庫倉廒拿坡崙一掃而空之意大利北半部之諸小國皆裂爲法國之行省拿坡崙奏凱而回巴黎時年方二十九歲法

國會使拿坡崙取埃及

人萬衆齊呼爲歐洲第一大將軍遂無不尊崇而敬禮之矣

法蘭西國會中人私議以爲拿坡崙若在巴黎我輩大權必爲所奪因使莽士談拿坡崙曰將軍年少氣盛豈宜鬱鬱居此若能別創人所不能行之事則威名傳于天或又語之曰英吉利與我最近而有違言苟欲用兵宜從英始拿坡崙聞之大喜曰卿言正合我意遂乃獨居深念以爲歐洲强大之國莫如英者不先服英不足以遂橫行之志夫英之有埃及寶與其雄藩印度往來之孔道也埃及既破印度即不能守印度不守則英不難平矣國會人聞其議僉謂此事重大恐不能得心應手然而拿坡崙之在巴黎肘腋之患也不若姑從其議幸而勝則榮光仍歸我等不幸而敗則咎歸拿坡崙一人遂爲拿坡崙祖道以速其行拿坡崙即率師至埃及先爲詭詞以誑埃人云凡我所以來非利汝之

土地也欲爲汝等除暴虐之君也然頗汝等之教化使盡皈向回回旨教也於是長驅直入貫過埃及適北沙漠諸熱之地而抵王陵軍中無水衆有怨言埃及者阿非利加洲之故國也開創至今垂四千載諸王之陵寢皆在名區其俗每築一陵年必令人繞陵砌石一周迨越六十年爾即與山等實爲五洲古蹟之冠拿坡崙恐士心之渙也號於軍中曰三軍之士敬聽予言此四千年之古墓中有神靈默鑒爾等之能戮力否也衆軍聞之勇氣百倍各願決一死戰以顯威名埃及之兵當之輒靡其北半部屬地盡爲拿坡崙所有此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嘉慶三年七月間事也拿坡崙既據埃及之北遂爲之重立法度改行政事日漸平治迄今埃人稱道弗衰謂拿坡崙之治埃實平允公正云

英廷聞拿坡崙之欲攻埃及也知其陰謀夙夜不寐籌謝將帥以預防

之及闊拿坡崙興師急命水師提督納利孫為元帥率師至地中海以禦法中途阻於大風而拿坡崙先已安抵埃及納利孫既至沿海搜勘不見法國一兵一艦法國兵船曾與納利孫兵船遇近駛行忽聞英船炮聲徧傳遂引英水師竟不知法兵之在前也任其逍遙而去英之兵艦又曾追趕法船而過依然未見法兵及英兵抵亞布其海口分令水師四出哨探始見法艦停泊處英兵歡噪如雷納利孫下令曰明日將與法戰諸將士須各努力苟使英兵戰勝不特本帥膺世襲高爵之榮爾等亦同膺榮賞戰而不勝本帥有進無退惟願留名於倫敦大禮拜堂耳按英國故事人臣有大功勞於國朝廷必予以世襲之爵列於世系若有功而死則刻其姓名於倫敦禮拜堂以垂不朽倫敦英京名也次日英法交兵納利孫率其本部奮勇先驅三軍狂噪以繼之法兵與續法之兵艦如摧枯拉朽幾於片帆不返水師膺焉此八月初一日事也法之水

師既敗拿坡崙在陸身指畫圖叔集燼餘而語之曰水師唯破如能於此時疾趨亞克則東擄印度猶可以自王衆皆唯唯於是率兵潛從陸路過叙利亞直指札發海口攻破其城殺人四千星夜北行徑奔亞克海口詎意英將斯美遊料拿坡崙必取亞克先統兵船二艘泊於海角防堵甚嚴拿坡崙知事機已洩難以襲取於是曉夜設謀必欲殄滅之無遺育而後快乃相持至二閱月之久未能得志自念水師既敗陸兵又未能取勝戀戀於此恐有乘其後者遂竊小舟潛歸法國英國雖有兵船密圍海口竟未知拿坡崙之脫去則其機變爲何如也此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事也他日拿坡崙將死語其所親曰余生平第一失計祇在未破亞克城如昔年能攻而拔之則歐洲及亞洲之印度舉國無不隸我版圖歸我掌握我將馳騁五洲爭雄天下何

至有今日之困哉

拿破崙回國知國會派出之兵無不大敗而歸其先克之意大利亦屬他人而俄羅斯與斯馬加英吉利三國又新共議和連兵甚衆欲得法國而甘心焉當是時也法國外有强敵加兵之患內有王黨與世家播弄其民之處法京官民上下俱不聊生國會中人亦各分門別戶爭權攬政國家有事則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法民知國會中無一有爲有守之人擾擾不休終難持久於是人心思亂岌岌不可終日忽聞拿破崙回國衆皆知其於數年之內破埃及服意大利掠地攻城戰無不勝實爲當今才能出衆之人衆心皆思推戴有不知誰何人求見拿破崙謂値蜩螗沸羹之時我公不出如蒼生何拿破崙遂許之卽率健兒數輩直造國會衆方錯愕拿破崙中立宣言曰法國遭逢兵亂政令無常目

第八節 拿坡崙欲與英國修和

此安寧危亡可待哉今爲預暫理國政預國會人可釋仔肩言歸故里矣國會中人李畏拿坡崙之權勢反聞是語相顧詫詫紛紛退出拿坡崙遂專國政朝野間事無大小皆一人獨斷獨行蓋自法蘭西立國以來雖大有才力之主從未有如拿坡崙尊擅之甚者也

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拿坡崙既握政柄首謀與英國修舊好英人不許謂一則法人嘗誘各國之民背叛其主今若許其遂好日後慨失道德並失禮義上下無分各國俱亂一則法人修好不誠中必有詐今雖同盟後終背之一則法國近年欲以一國與各國爲敵今非改從昔日舊章盡與各國敦和好英斷不能獨許拿坡崙聞英之拒之也大喜以爲此後與英交戰則咎非我起既可以謝法民又可以遂其好大喜功之志矣

第八節　拿坡崙敗奧師於意

俄羅斯之國君曰保羅平日似有心疾拿坡崙知之久矣既為英人所拒變計而與俄國言和且親見保羅佩之以甘言中之以諛語保羅大悅以為拿坡崙我良友也許與之立和約時則與國與英國之交仍固結不解也奧人與法人讎英人助之以兵餉拿坡崙遣將磨羅統兵至日耳曼境以攻奧國之師連戰而未得大勝拿坡崙親督雄師三萬人直造意國攻戍意之奧兵奧人亦調精卒三萬人以禦之法人未集奧軍乘其不備先襲其偏師法兵大敗奧之統兵者老將也年已八十餘既敗法兵遂以為無恐而不設備且退舍以圖安逸拿坡崙與部下議曰我軍雖挫何以為守禦之計稗將某對曰此戰之北實由師旅未齊今時未及晡請亟速集大兵并力攻之遂乃重整旗鼓再接再厲前後共戰至十二點鐘時六周○之久奧兵大敗幾至全軍盡沒法國國皆中人

第十節 英丹之戰

前此所失之地悉奪而取之凡屬於與國之炮臺盡爲法占此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六月十四日事也十二月初三日法將摩羅在日耳曼發詞成蔭之奧兵爲法所敗於是奮勇進征凡日耳曼之奧兵不能禦亦大敗奧之南北西路險要悉失其將帥士卒一鬨法師之至幾如瓦解土崩奧君束手踟躕別無長策無奈降於拿坡崙願受約束并矢誓從法之號遠無敢稍違

俄羅斯既與法國連和甘爲法國之助英之所恃者祇與國耳乃奧與法兩次交兵一敗塗地遂惟法之令是從英國孤立無援殊難支柱而普魯士國向惟坐觀成敗者今見英人勢孤力弱乘機欲負英在日耳曼之屬地意大利和蘭西班牙各國又皆懼法兵之强拱手聽命俄羅斯則又與丹墨瑞典兩國同盟丹瑞遂亦附於法拿坡崙使使語諸國

曰我等數國兵船翱翔大海惟遭他人稽察今宜合力同心不任再蹈前轍盡拿拔崙以萬國公例遇有戰爭之際敵船載運貨物潛駛他國之旂者可令停泊稽查殊爲不便故欲禁止英人且別有深謀也英國既無他山之助不得不獨力防維又陰知拿坡崙必假丹瑞諸國之旂私運軍械乃命水師提督納利孫速率兵船至北海以防諸國因與丹國戰丹師殲焉盡俘其兵船并蔴帆等械無算此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四月二日事也納利孫晚年嘗語人云余身經百餘戰行伍之間本屆可危惟與丹鏖戰於歐洲之北則血殷與礮彈所謂死生存亡間不容髮者也亦可見是戰之猛烈矣丹國既敗其與英爲敵者舍法而外惟瑞典與俄羅斯耳

俄之大臣早知俄王有心疾外交內政往往是非顛倒如果任其所爲

英請和於法國

第十二節 拿坡侖三 趣歐洲形勢

則誤國害民端顧宗社因與在廷諸臣往返熟商援引古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言不得已於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縊王而弒之立其子愛烈珊德為王愛烈珊德既即位釐飭國政之餘以舒恤邦交為首務遂與英人尋盟重修舊好於是英人為盟主而布告各國曰諸君各有自主之權宜各自治其國毋聽他人之從恿如不以鄙言為謬請遵此以立盟則彼此可相安無事矣各國本苦金革之禍咸欲共敦睦誼英國倡於前各國和於後拿坡崙無可如何亦願聽命請國乃約期會於法之鴉眠地議訂和約是年十月某日約定即名之曰鴉眠和約自此以後歐洲各國皆得息肩矣

拿坡崙之至國會也本自言暫理國政及大權在握舉動已無殊於君上而且英武邁群機謀深遠兩年意大利一年埃及又攻破奧斯馬加

歐洲之勳臣宿將寧無有出其右者其部下大小將士亦經拿坡崙之指揮操縱亦類能摧強敵而克堅城及問其年則僅三十三歲耳故法國人民敬之如神明畏之如保傅而其治國也當太平無事之日立三又最公行政又最善用使法蘭西積亂之區重睹雍熙故每下一令百姓懽忻鼓舞稍率遊行及歸眠稀約以後優游閒暇無復整頓庶務偕改當振興利除弊知無不爲拿坡崙亦不以天主教爲重淆經喪亂教士盡失其權無人敢爲之申請拿坡崙謂治國者不能外乎教化遂特沛殊恩重整教會又立禮拜日士民安息學道之例教中人大悅其所布之條教巳發都會雖有梗之者然外省城鄉各處之人無不踴躍甚受其與復學校也雖不能令人人識字知書然能加意於大書院故一律整齊修潔小民喁喁嚮知向學其斟酌賦稅也亦一律使之平允無

舊日騎樞騎重之殊至拿坡崙所立之法既非法王昔年所定之苛政亦非當日國會所改之新章調劑於新舊之間變通而損益之人皆服其公正又念巴黎人之習於逆亂而貪貧也思設法以安輯之遂乃內修都城外疏河道又築石路以通車轍大工屢動不以妄興土木爲嫌巴黎無業遊民藉此皆衣食有資人心漸定拿坡崙又招集流亡昔日法之世家因國亂而逃避他國者今則悉召之歸務俾各安生業從前大官之地今亦一一發還世家亦大悅先是法國政令風俗各省多不相同甚至一邑之微亦各自爲主宰至是新定律例使通國劃若畫一悉泯異同益復室家安堵民慶更生矣

第十三節 其法兵制 [illegible]

法國大亂以來烽火不息者九閱寒暑法之風俗政令緣是大爲變通英國與法爲鄰流風所被亦多改變即以兵制而論昔日不過四百艘

者今則增至八百艘可載水師十二萬人且古兵船水師之盛無有過於此時者及考法國之兵數較之昔年反減其半英國陸兵昔年額設八萬名今則幾增至五十萬名法國陸兵前則額設二十七萬名今增至二百萬名統計法國水陸兵餉改章之後年費英金二十二兆鎊英國水陸兵餉年費六十兆鎊法之國債舊欠者全不認還新欠者英金五十五兆鎊英之國債前祗負英金二百四十四兆鎊者是時增至四百八十四兆鎊所幸懋遷有無者亦較昔年為盛昔之出入貨物不過值英金四十兆鎊者今則增至七十兆鎊夫英國之與各國懋遷者方初何嘗少有上下哉乃忽焉而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者則以在上之人於講求商務整頓市情之道運以精心貞以毅力也法國則自遭兵燹民多失業商務未能振興兼之無業游民日多懶惰故貿易場中生疏

之道幾於斷滅殆盡矣

英法二國雖已訂約連和然拿坡崙心殊怏怏也恒於其間覬覦歐洲新地英國知其必將寒盟故前者遣戍埃及與地中海沿島之兵既不撤防且更傲令嚴加防範又屢託各國報館代錄英人之議論於報中指斥法國行事為不平不公之尤錄坡崙見之雖甚不悅然猶强抑雄心陽託乎息兵安民之說又閱月圓二十度英人絕法國之好不與往來遂於一千八百三年（嘉慶八年）五月兵端重起從此相持十二年之久兵連禍結歐洲幾無甯宇矣〇英人之雄據歐洲也意在保全各國不受法人之凌侮初無自私自利之心拿坡崙則以為英歐之强國也我能服英則他國失所倚畀各從法之命是聽法可泰然為各國之主各國俱知之日夕戒嚴以防不測其時英俄久敦和睦瑞典倚於俄與英自

無違言與國中遭法敗深畏法國之强徒以無力抗衡不敢明與爲敵而心則終不能甘奬英俄之破法兵已得脫離羈絆故其助法也仍懷坐觀成敗之意不免首鼠兩端其西班牙意大利和蘭瑞士及日耳曼境諸小國與法頗相固結然亦徒畏其威而非感其德也普國則中立於英法之間欲視其强弱以爲向背繼而信拿坡崙之讒言遂設計侵占日耳曼境之英屬漢落非地後或悔之然既取而不願還又恐英人之報復勢不得不依於法此歐洲當日各國離合形勢之大畧也

英法再失和類欲謀定而後戰拿坡崙急欲服英以威各國而又恐不能必勝獨居深念得一巧計先在法之北岸密調精兵十五萬潛藏軍械載以大船二千艘謀取道於英法交界之海澳（英法二國以海澳爲界其最近相距約華路一千里窄處僅二百里）渡登彼岸以攻英之陸師而徵西班牙國兵船六十艘護之

第十六節英將納利孫又敗法國及西班牙

然恐英人知而攔截法水師不能抵禦也思誘英之兵船先至西海然後遄橋而下謀既定飛諭法國各兵船揚言渡往西海攻取英之西印度英提督納利孫不知其狡計忽見法兵渡海急率兵船轉舵而西法師主將籌於是放駛行不遠旋又折回納利孫瞭見敵船東返詗知其詭遂調兵船飛奔告於英英國既駭且怒羽書馳召在英各兵船不論駐防遠近悉數趕往半途要截法兵船遂與法師戰於海大破之法船之未遭摧毀者狼狽逃回餘船二千艘既無保護無一敢載兵過海者

英人又恐法國欲用各國兵船以救應也或獻策曰兵法制於人不若制人各國兵船之敢助法者我英宜示之以威謂宜先用偏師攻破各國兵船則法勢孤矣從之提督納利孫休兵三閱月至一千八百五年

嘉慶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張師藏以先驅追拿坡崙所徵之各國兵船於日斯巴尼亞國西班牙南角之他發加海面英之將士奮其武勇血戰凡八十餘日無日不聞金鼓之聲英人一以當十各國水師全軍覆沒兵船雖衆幾於片板無存英人大獲全勝齊奏凱歌而主將納利孫心力交瘁觸礮身亡納利孫既亡赫赫之名流傳於世英人至今稱之咸謂納利孫首破拿坡崙之計使法兵十五萬人無一敢於過海又破各國兵船使衆人知英國水師勝於各國又使法國自此以後不敢再與英戰於海中雖以拿坡崙之狠鷙狡猾亦不敢以水師再攻英國然則是役也誠歐洲海面絕無僅有之大勝也

拿坡崙調兵欲平英國之先法國臣民盛稱其功業羣情愛戴共立爲法國皇帝故拿坡崙傷然自滿以爲既居尊位宜合歐洲諸國爲一統

此時之轉化者惟英國英人若齊心相從則道不足慮矣遂合通國水陸之師兼召同盟諸國厚集兵力屆布陸期一鼓而平莫不意度爲英敗拿坡崙倘在箕中坐待捷音忽聞警報不勝忿怒竊計既違喪敗則於英無所施其技法之新國中甚焉失湛思擬乃忽飛檄渡英海不成之兵以從入德國因何以國是稍屬其潛師而爲價兵也乃是役也所向披靡實拿坡崙生平第一戰績也人之意計所及料哉初拿坡崙之定奧也知奧人外雖服從中懷叵測既而實布聞謀說其擊動與國巢不出拿坡崙之所料預備精兵八萬名於奧境以待機會且論之曰若聞法人兵敗不必聽候朝令星夜從衆文人法界以報厥敗之辰拿坡崙偷之而未發也今將遁敗於英法係先發制人之策移師向與境進發與國戰勢遇疆之總理大臣猶以爲法人未必能知其計

也不謂拿破崙於四十日之內續調法國兵十八萬名會合前隊勢如洪水滾滾而來奧兵八萬名因入重圍欲逃無路奧提督馬克自知不敵而又無可為計即日高懸白幟全師降於法軍拿破崙遂直趨奧之維也納京城（該奧京之名曰）奧京中糧糗器械盡為法兵所奪

第十八節 拿戰於澳特利司之戰

俄羅斯聞有奧警急欲遣兵救奧及聞拿破崙既已入奧京以為法兵業既身入重地奧斯馬加諸人民之不服者必然蜂起以困之我率與國之師攻其外奧之遺民殘卒擾其內拿破崙如釜中魚甕中鼈矣於是俄皇亞烈珊德親統雄師以救奧奧國京外各省警師殘卒紛紛來助俄兵普魯士國平日雖兩從法皇然因受法之欺凌恒思報仇雪恥今聞俄兵大起亦潜調雄師期合俄助奧以破法拿破崙聞其謀率師駐於澳特利司佯為受困狀實則澳特利司者奧國之屬邑也用兵之際

易於設伏兼可雄視敵人據高屋建瓴之勢故法皇先占之以待俄皇俄皇率師遠來不諳地勢且聞法皇之受圍也即命躡踪至澳特利司拿坡崙登嶺窺之歎曰豎子無知乃竟入絕地哉夫用兵之道如弈棋之布局也一子有失全局皆輸俄皇非吾敵也及見敵兵掠法壘而過親督士卒開壁大呼拿坡崙身在行間指揮調進動中機謀一戰而各國之兵如枯葉為疾風所捲大敗而逃傷亡不下三萬人俄皇爰列瑚德素亦以知兵稱及與拿坡崙戰終不如其識勇兼資也此一千八百五年（嘉慶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事也俄皇之兵既敗無奈求和於法法勢益張初英之相臣譬特游說各國以連橫之策同抗法人剛又別運機謀與俄國訂立盟約謂如俄國能興師攻法則英人出兵十萬名英當出金錢一兆二億餘助充軍餉以為此計若行則法必矣不料初次進兵

第十九節　拿坡崙敗普魯士

竟在澳特利司大爲拿坡崙所紲縶待既優中恨僅閱數禮拜西俗以七日爲一禮拜還闕而卒

普國平日常受法國之欺凌冤恨之極無所訴洩及聞法師在與各國欲連兵以困之道於是月十五日興師助俄與諸國以敵法蓋是時尚無電報軍中消息罕得靈通也及統兵大臣行抵奧國維也納都城始知澳特利司血戰已過各國皆敗而求和不得大憾遂以便宜行事隆莫發兵助與事而隨各國之後亦向法皇求和豈料拿坡崙早已探知之今既求和固無不可而鄙視普國之心尤甚決計滅而取之故此時拿坡崙雖在澳特利司與各國同盟然甫閱數月則又動干戈矣○普國助與不及既未交兵匿其隱情而申其睦誼拿坡崙乃更虐待普國普人不能堪舉國譁然皆欲起兵以攻法普君以不能拂民情之故不

庶德不量力冒昧進兵夫以弱小之普國用此不習征戰之鄉民而又武略未嫻兵額未充遂欲與歐洲強大之國決勝於疆埸是猶螳臂之當車也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況乎拿坡崙久有鯨吞普國之心徒以立約未久猝難翻異耳今普國忽欲挑戰是法人師出有名矣法皇遂大喜遂命興師襲擊普國又素不甚以兵助他國今求助於他國他國徒袖手作壁上觀於是獨力支持迨法軍於遮拿城下書普戰法又另派一軍趨與兒斯打隘口阻截普兵歸路兩軍相持數禮拜拿坡崙大奮師威攻入普壘十戰十決遂大破之普師八萬人或死或傷或逃或降無一生還者此一千八百六年嘉慶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事也普之炮臺軍械盡為法有乘勝直逼普京倉廩府庫搜括無遺類普之官紳士庶法兵視之如仇讎以視昔日之勝他國似有寬厚待人之處若直同霄壤

第二十節　拿坡崙大敗俄羅斯兵

且蹂躪普國賢王之墓取其陳設之禮器珍玩而歸（按普有賢王生前嘗行不虐於民及卒百姓思之於其墓設禮器珍玩獻於墓前以表士民思念愛戴之忱）又語普之世家云我欲使爾等行乞以度日我欲使爾等適國金盡命於予一人其他殘酷多類此普人貌雖不能不從而心中之痛恨則與法不共戴天矣

普奧二邦既躓其能與法爲敵者祇英俄兩國而已英國前此雖殲法國之兵船然尚未能與之陸戰是時歐洲陸路之兵惟俄羅斯善彈人意或可與拿坡崙一決雌雄耳○普國既滅而民心不服時有怨言拿坡崙知之雖値隆冬天氣依然不肯息兵遂又親統大兵十萬名取道東北境以攻俄國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二月嚴寒未解雪滿征途初八日法兵至哀勞與俄兵遇遂命開仗自清晨至於薄暮勝負未分焉計兩軍中殺傷死亡者不下五萬人日落時法始罷戰他日有俄將曰

第二十二節 拿坡侖威震歐洲

人云是役也如我統兵大帥仍進兵與法人戰法人必敗蹄四月至六月十四日法皇又與俄皇大戰於飛鹿欄迄今談兵事者謂歐之北境自有戰事以來未有人敢加此之力拒法兵者既而俄師又大敗傷亡甚衆愛刻珊德以各國既未前來助戰英國亦未發一兵未餽一餉致有此敗遂大怒又念國事關繫重大此後我祇能保我封疆固我邊圉決不妄動干戈以助他國矣遂與法皇脩和閱一禮拜俄法兩君會於湼門河中之木筏共訂和約約中大意欲剖歐洲之地爲二分歸俄法二國各獲管領之權豈知謀事雖在乎人而成事則由於天也哉

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拿坡侖年祇三十九歲耳而歐洲人民咸推爲才能出衆之人回憶十二年前身爲武弁既無高爵顯祿又無同官推薦乃不數年間而驟登帝座且爲歐洲第一大有爲之主無論何國之

君或廢即位或應撤位咸決於拿坡侖之一言各國治民之法咸稟命於拿坡侖舉無敢稍有違阻者且拿坡侖不但熟精韜畧已也兼極有辯才每遇議論大事滔滔不竭使人樂於順從即以俄皇之雄武初晤拿坡侖一聞其言論亦居然受其籠絡推尊之在萬人之上嘖嘖焉歎服不置則其才爲何如哉○奧斯馬加國恨法甚深仍於暗中設計欲圖治聖而未敢昌言爲敵其次則有普國必欲圖報前仇惟土地已半割於法心雖不甘力猶不逮至於意大利和蘭幷日耳曼境諸小國則不敢不惟命是聽若丹墨若西班牙若葡萄牙縱有兵船亦俯首而受法之約束其能與法皇旂鼓相當者祇一英國而已○拿坡侖當志得意滿之時深恐各國舊君都非心服一旦有變必要覇圖若分封其宗族親戚與夫忠信之大臣使爲各國之主則如手足之捍頭面庶可安

如磐石矣於是命其姊壻某爲意大利所屬之拿坡螺螄王封其弟留意爲和蘭王約瑟爲西班牙王葉落蜜爲日耳曼列邦中之威士法利亞王其季弟劉錫恩平時議論時與相左故拿坡崙不敢封以國又以劉克小國予其長姊伊麗薛以瓜羅他拉國予其次姊寶玲以日耳曼列邦中之巴登小國予其后之姪女其他如義子某則爲之取巴哇利亞王之女爲室又封其將軍被拉多特爲瑞典王拿坡崙意以爲似此分茅胙土各人旣感我之深恩可藉屛藩法國也不意法之宮中竟有識見超羣者彼何人斯拿坡崙之母也謂法皇所用之策全不可行且萬萬不能持久故自得志以後餘事都置不問惟向拿坡崙索取常俸脩貯金錢或有以奢華爲利請之者則語其子女云爾等仰貴居王位終难久享倘異日失勢必仍賴我之財以供衣食也當時皆不之信孰

意拿坡崙兵敗被執兄弟姊妹親朋無不氷山失恃與其母之言一一若合符節哉〇拿坡崙屢攻英國屢不能勝默計英國之盛多由於商務之通若阻遏英之貿易則英國自亂而平英不難矣於是法皇下詔各國不准與英國通商英國聞之亦下令曰凡各國誤聽拿坡崙之令而不與我通商者我即不許其國與他國通商各國畏法之威而不敢抗英國雖有是令仍不敢私與通商英國遂查照英法舊例視他國爲先已示戰之國不論何國商船如搜出夾帶貨物船則扣留貨則充公人則定以死罪法人則在普國之咸堡海口某民家搜獲白糖少許即照偷運私貨之例拘獲其人以洋鎗擊而死之但英法兩國雖禁止私販事事從嚴而各處之私自貿易者仍復不少兼之拿坡崙外雖嚴禁仍准大商繳納巨金而給以憑票即許公然貿易統計所得運貨給憑

之數不下英金十六兆錢法皇得此鉅款乃不歸於戶部而歸於兵部蓋示將以爲兵事之用也

第二十二節 西班牙葡萄牙合傳

法王與虔所用兵西班牙葡萄牙初非法之舊屬而樂助法人兩國之軍備艦皆聽法皇主政西班牙兵船助法之役與英師戰於海中英將納爾孫一鼓而殲之拿破崙欲伐俄羅斯又選西班牙之陸路精兵與俄師一戰於袁路再戰於飛脫欄皆東北極邊苦寒酷冷之域也西班牙人生長於利熙之地當此積雪凝壓堅冰在頰又有強敵在前殺傷凍餓而死者不可勝計而西班牙不敢有怨言葡萄牙本與英國通好有年徒以法皇之逼脅與英國爲敵甚至英人之旅葡者葡王亦受法皇之命嚴行驅逐英人之財產悉數籍沒入官然則西葡兩國之於法國可謂恭命承教曲盡事大之禮者矣然法皇之心猶以爲未足先

西曆一千八百十三年英將惡兒吞平解至西班牙

在法之南境與西班牙葡萄牙交界處新立一國而封其親信大臣爲王鎮之以重兵而初未謀之於二國識退處此儼然有併吞侵占之意葡萄牙王大恐航海至南阿墨利加洲之屬地僑居於巴西國以避之西班牙王不甘退讓拿坡崙則迫而去之遂以西班牙國全境封其弟約瑟爲王

西葡二國遺民以已國初非法屬乃拿坡崙先則示之以威迫之以不得不從繼則無故而兼并其地心咸不服故乘法皇欲舉兵以攻北歐洲之時南歐洲之西班牙人立時反正公舉統帥以拒法人欲使法一人一騎不能入境但自顧國小勢弱不足以臨大敵遂奉降表於英吉利乞師以爲聲援英人念前與法戰祇用水師陸路則僅以兵餉助他國未嘗親與之對壘今又値法國敗俄聲勢驟盛深慮難操勝算然法

之深威有加無已若不助西班牙一臂之力將來貽害歐洲何可勝道
於是決計興師以惠靈吞為將軍率師一隊進軍葡國為西葡二國之
聲援惠靈吞既至遂於一千八百八年（嘉慶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與法人戰
於非彌拉法人大敗初惠靈吞屢與法兵戰相持至六年之久咸疑其
懦曰持久至是始得摧法於葡萄牙法之將士不敢出營一步談兵事
者皆若惠靈吞為大將軍謂其英勇智謀舍拿坡崙之外莫能與之相
頡頏也惠靈吞之用兵也恒列各營作長蛇陣及戰之時敵兵猝至可
以全力禦之拿坡崙則恒以精兵分作數層衝其得勝後兵自兩倍齊
加或一營失利則闔衆無不驚潰此其所以遜於惠靈吞也非彌拉之
戰實為英法二國陸路交兵之始惠靈吞既獲全勝則與法將因瑙立
約迫令其師退出葡萄牙境外法將無奈允從然未嘗一日須臾忘備

事故卒未退兵。惠靈吞既勝法兵與法將訂退兵之約旋以約章寄至回國英國執政大臣時尚未能深悉葡人之事謂惠靈吞與法國所立之約中有一款未合機宜遂解惠靈吞兵柄檄調回國改命穆爾為將復增兵三萬人令深入西班牙之地追襲法兵不意法皇拿坡侖時正親臨西班牙其部下有精兵三十萬人虎視鷹瞵威聲遠震穆爾聞之知難取勝一千八百八年（嘉慶十三年）十月間全師而退法兵整旅倍道狂追及之於利隆拔直壓英兵而陣英之將士不得已竭力回戰雖幸而敗退法之一軍然穆爾即陣亡於此此一千八百九年（嘉慶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事也。穆爾既卒接統英兵者默計法人雖敗而兵力甚厚必復躡追我軍新喪元戎甚難抵禦急率大軍星夜退回英國海口英人大失所望遂謂英國之師祇能與法國戰於海中若在陸路屢與兵徒懷二竄

之血肉膏法人斧鑕已耳〇英國厚集師徒往援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之時消息傳至奧國舉皆喜不自勝以為即使我國無兵無餉而乘此機會英人攻其南我攻其北法人腹背受敵必不能支從此風掃雲驅一洗法國之宗社大仇可報前恥盡雪於是士民人等皆願戮力行間英人知之助以兵餉奧人更發兵遂成軍拿坡侖時正追逐英將穆爾於法之兩境一千八百九年（嘉慶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諜報奧國興師來攻北境拿坡侖衣不及甲馬不及鞍疾趨而北沿途以羽檄趣召散集各處之軍而念道阻且長雖使期限嚴切恐未能賦同袍同澤之詩豈知衆服拿坡侖之號令虎將甫到壯士皆袒臂而起不及三月士卒雲集檢視軍籍已有三十萬人似此神速即拿坡侖亦謂始願不及此也移營奧營詰朝相見奧人大驚以為飛將軍從天而下不覺神沮氣奪勉強

支持甫及匝月法兵又破奧國維也納京城奧人憤怒塡膺仍與法國竭力決戰拿破侖親臨前敵指授機宜再歷百日之久奧人始不敢逞說者謂是役也若以他人爲將帥則斷難取勝矣拿破侖既勝遂爲城下之盟割奧地五分之一以爲法國屬邑仍罰令賠繳軍餉無算蓋以使之貧窮不克自存也又令養兵不得過十五萬使之日就孱弱猶以爲未足偏隳奧之城垣俾之進無所恃者退亦無可保奧國無可如何一一惟命是聽然其痛恨法國之心則日深一日矣○是年四月間奧法相持正急英將軍惠靈吞以率師三萬人至葡萄牙境務在驅逐法人使不得盤踞葡國然法兵之駐守西班牙葡萄牙交界之地者尚三十萬惠靈吞部下之兵曾不及十分之一衆寡懸殊又未便知難而退於是選調西葡二國之兵日加操練以壯聲威而兵數仍不及法究

[illegible]請公議一形勢之地依山傍水以駐我師然後始可以臨邊可以守也葡境有脫累斯非特拉斯者前抗葡萄牙之內山後臨海口既有險要可扼英軍糧餉本從海道運來軍於此兼可以保海道且萬一失利即由海道退回英國不致大受傷殘旋命務於拓其壘又就內山之前各險隘備築炮臺分為一二三重兩層大營益穩固立足既定遂擇名將統兵前往西班牙邊界以當敵鋒法人以兵來迎英將遂即退屯於布薩科布靈科者林密山深既使彼兵受可設伏亦用兵必爭之地也法兵追蹤而至惠靈頓率衛鎮與之戰其前鋒法兵乃退惠靈頓以法未遭大挫必將恃其兵力之厚舉大隊以壓我衛靈科雖有險可守但難拒敵仍退至脫累斯非特拉斯未幾法將馬瑪孫納率眾長驅而來前隨科攻破各炮臺進逼脫累斯非特拉

斯乃至當前山險要之處設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法兵不能闖入遂駐師山下謀以重兵困之絶其糧餉英兵必潰及所至數禮拜之後頗擬英軍中乏食法將饑疲思遁孰意英之糧餉早從海口運來法兵祇守山之下與英軍壁無投發而法兵則食指甚繁運餉之路既遙隔絶山民又難以饋食反至大困不得不急議退兵一千八百十年（嘉慶十五年）十月某日法人全師皆退惠靈吞旋鼓行而前屆計惠靈吞自與法人交兵以來此為法國退兵之始從此法則步步退守英則步步進攻法兵之在西葡兩境者永無前進之事矣惠靈吞既得志於是出奇制勝以擾法人歷一年有餘之久追奔逐北葡境遂無法兵之蹤跡英軍進屯西班牙葡萄牙之邊界盡逐法國駐守炮臺之兵竟奪炮臺三座而據之嗣又追至沙拉蠻克連破法兵即在沙拉蠻克小駐數日

愚遂吞隱振旅直入西班牙之京城因京人見英軍旗幟[illegible]
獲見生然西京業復爲西班牙國而法兵甚多猝難驅除淨盡也此一千
八百十二年七月嘉慶十七年六月事也
是年春法俄兩國所立和約已斷五年法皇忍強逼俄以難堪之事俄
皇不許初法皇以欲[illegible]各國禁與英國貿易[illegible]法餘皆因敢與法抗衡乃
俄羅斯特其強大不甘受制於法國之羈勒實不可忍孰不可忍至是又有
違言遂各起兵伐俄法皇特以爲凡有國者皆以京城爲根本根本動
搖枝葉自然隨風披靡今伐俄國與若直攻其京城既得俄京盡取俄地
則英在歐洲勢成孤立不能與我法爭強矣惟俄京地大物博俄人又
以梟悍稱非若攻伐他國取之易於爲力法國令合屬國之精兵共有
一百二十五萬人若留兵一半以守法京兼備各國於事當可無憂遂

牙命各路軍營各調其軍士之半集於一千八百十二年嘉慶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集於毘連俄境之法國邊疆以伐俄國起程時法皇親為元帥共計部兵之隸法籍者三十三萬有奇其隸奧斯馬加意大利波蘭瑞士和蘭等諸屬國者亦三十三萬有奇合六十七萬八千人誠自古以來軍容之盛兵數之衆未有如此役者也後人因稱其屯兵之地曰大營○至斯法軍大隊渡訥門河遂入俄羅斯境法皇明哲存乎大略三軍見其英勇超羣欣欣然色喜以為余一人四征不庭攻必取戰必勝然三軍之士雖有如荼如火之槪而精壯衆盛則皆不如今日今則投鞭可以斷流一飲馬而訥門河之水立涸俄雖自以為强國豈敢與我爭鋒哉豈料數月之間其君子化為猿鶴其小人化為沙蟲六十餘萬貔貅之衆竟多死於異域哉○俄羅斯聞法國之起兵也諜報兵數之

俄皇有權包攬計日法軍遠役而來饋道艱難轉輸不易一旦士有菜色困憊於我爲緩游大漠造行堅壁清野之法先率本國民人凡皆日此外之露積餘糧蓄斂人保牲畜亦弗得牧放於外民或不遵及敵而來者皆命兵卒焚燬或竟付之一炬則法兵到此野無所掠饑渴從我人盡依衆潰逃也從之法兵既入俄地無抵之者而赤地千里絲毫無所得後軍之糧餉將輜運送輒不利速行加以嚴撥依然緩不濟急法皇見此情形擬宜減發額糧求幾而軍無見糧士不能飽及至沙磧之地微特餓無以爲食抑且渴無以爲飲天氣又逢炎熱怨聲四起兵丁以尋食爲名往往散失不復回營其不能逃者人多氣雜暑蒸騰疾病叢興醫藥不給沿途或病或餓死亡枕藉牲畜亦倒斃無算師行所過白骨盈野及至俄國木司莪都城現存法兵祗有五十餘萬人

其半或爲道殣或爲斷頭將軍慘哉當法兵之未入木司寇也俄人尚不甘退讓九月初七日與法兵戰於波羅的諾爾軍相持不分勝負然俄法之兵共殺傷至十萬餘人之衆亦天壤間兵禍所未有之慘也俄軍既退雖不自以爲敗然不能有伏敵之心次日俄皇與其臣民紛紛逃遁法皇大喜謂途中雖經艱險今木司寇俄京唾手而得從此休息士卒安享則所謂失之東隅者大可收之桑榆也法之將士亦各欣喜無窮於是兵隨而入又豈料俄皇預定巧計凡京中府庫倉廒人民積聚亦仿京外清野之法盡載以行其重大而不能遷移者則到處先伏火種法皇率衆入城但存空城一座正在徬徨無措之際又微四處火起頃刻間紅光燭天全城房屋盡燬一空法兵一無所獲法皇至此始知中俄皇之計幾於無地自容幸後路運糧已有到者飽餐戰

守至五六禮拜之久竟欲舍之而去則心實不甘意欲整頓安居則城中室空洞制除瓦礫灰燼而外一無長物又兼俄地早寒秋末冬初冷氣甚寒法人不能任受不得不另謀班師拿坡崙遂下令於十月十九日起行途至斯摩稜斯克僅十日八耳而俄國則兵精糧足久已以逸待勞俄兵生長斯方傷寒又封斷所要一劃法國退兵之信回路追襲其後法兵急於歸家不能鬥志雖以拿坡崙之威及將兵亦遂束手無策斷後之師嚴為俄兵所敗於是法之敗兵日少一日俄之追兵日多一日法皇急傳諭殿隊以待斃自斷後乃部下親兵又盡為俄人所殺於是全軍潰亂狂奔有離大隊稍遠或遺失在後者輒為俄人從中邀截而殺之法兵乃相戒不敢分行未及數日寒信大至雨雪載途法軍之凍死者又不計其數按俄國地居寒帶故最寒之際其冷異常非華人所能處可知短縮三十度中國以北京為最寒然北京之寒暑鍼僅

陣亡者無慮爲此耳　殘兵晝夜奔馳心緒愁悵腹中饑不得食甚至有一日而死亡至數千人者似此慘無天日歷觀史冊所載古今極大苦難之事未有至於此極者也且更有苦而益苦者法兵退至倍爾西納河俄皇早於河畔之內山嶺架炮叢分兵埋伏俟法兵半渡之際炮聲鳴炮狂轟發如珠連彈如雨墮法兵不死於火即死於水號哭之慘殺氣震天聞至次歲春融於冰窟中撈獲僵屍計一萬二千餘具云十二月十三日法兵始全數至離門河同憶出兵時之軍容謂爲自古無匹者今則檢點殘軍不過八萬有奇且其中尚有法國近派迎接拿坡崙及半途臨附之人非盡當時之舊部也故通盤計算之下六十七萬八千子弟中得慶生還者實屬寥寥無幾此真自古至今罕有之浩劫也

第二十五　論敗後限勢

拿坡崙伐俄之役大敗而歸說者謂勝敗亦兵家常事耳然而關係於

全局者甚大蓋伐俄而法勝則法國遂可雄長歐洲法敗則各國俱有喜色以為法之情銳既喪若諸國羣起而攻之法之危亡可立而待法破則各國可相安於無事矣俄國此時雖敗法人亦明知目前萬難罷兵謂若一圖苟安則法國傷類既定再起兵端仍難保太平之局也於是定計連合各國之兵務欲追獲法皇而後已考年來日耳曼境中之普國不但城郭人民盡遭法之殘害而且驅其士卒暴露於外戰死異鄉故其君臣上下仇法最深今聞俄國連兵之策普國首先允助奧國雖與法世仇極欲助俄而餉項盡遭法奪兵額又為法限恐難為力英國知之慨然許助軍費十兆鎊又有瑞典國者雖係法之舊屬至此亦不得不助各國以興師惟丹墨國及日耳曼境中之各小國尚助法人然法但恃衆小國之助豈能敵各大邦傾國之兵法之危險未有甚於

慶二十六年拿坡崙退位後六年卒於海島

此時者也

初拿坡崙之出師也每獲捷報回國往往虛張聲勢今大敗而回知難粉飾盡以實情宣告於衆法人雖父哭其子兄哭其弟猶以拿坡崙平日能軍此次之敗限於天時地勢之不合非盡人謀之不臧故仍願助以兵力拿坡崙遂傳令集兵不意國中少壯之人以及身材長大合於年貌之例者以連年之鋒鏑竟皆不能足額拿坡崙乃改定章程凡足年十七歲以上者及身長已及英度五尺一寸者皆入選一千八百十三年嘉慶十八年四月某日成軍拿坡崙又得兵二十萬人仍親統之星馳至厄爾白河蓋法皇之用兵也以先發制人爲長技今故乘各國大兵未合先率兵以攻俄奥之兵拿坡崙本非常之人此次雖以未遇大敵之孺子充行伍亦能戰勝强敵於是俄奥二國遣使至法營求罷兵法皇

亞與之要約而未定也俄又與普合兵卒其精壯與法師戰於萊蒲西法兆以兵弱之故連戰皆北撤兵出日耳曼境時英國已集精兵十一萬人觀釁而動蘭議以為英將威靈敦者英之名將也結髮從戎大小數十戰未嘗以北聞發令以為大將督兵進攻法之西南境而列國之兵不下百萬環攻法之東北境步步為營漸逼拿破崙於法京東北之軍與英西南境之師亦已相遇也拿破崙欲圖束手無策連日出兵無不大敗法之諸大臣卒日擾求順法民亦際此時勢亦迫不得不聽各國之命於是強逼拿破崙仍讓位於舊日王族魯意于第十八諸仇國遂執拿破崙而歸〇拿破崙被執之後深恐他人加以殘害欲自裁皆為人所救此殊不知列國待之甚優仍尊稱之為法皇並議定每年贈給英金十萬鎊（約合華銀四十萬兩）資其日用並准其隨帶法兵四百名為之護衛而放之於意

第二十七節拿坡侖潛回法國

大利國迤西之愛來巴海島此島與法皇隨地時之科西嘉島爲鄰殆取其水土相宜之意歟○是時法國民心大變皆以法皇平日窮兵黷武不但屢次敗北即幸而戰勝亦皆不免死亡以致國中之少壯紛紛多死異鄉痛定思痛各懷憤恨拿坡侖知之被執而後又恐通國人之賊害往往微服潛行即有重大之事亦不敢公然行走此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事也

拿坡侖既至愛來巴島考其疆宇周圍不過華路二百里雖視此島爲渺小邑尚嫌其小及住居九閱月後該島之事皆已查訪明晰旋命築造宮室修治道路通設自來水管其傍有一小嶼本非愛來巴嶼所屬拿坡侖又以計據而占之科其民以重稅島民俱不肯允拿坡侖以爲天下莫我如我者今乃鬱鬱居此號令不能行於一小嶼是則辱之

其着故遊開辦各事不過示人以此開樂不思蜀之意而其心未嘗須臾忘法蘭西也又訓練其部下之親兵四百人日用漸形不足或有人與之談歐洲事拿坡侖則佯爲不欲聞且云他人之事我不能問我祇料理我之小厄爾巴島事而已○拿坡侖被錮而後法國立舊君之族路易第十八爲王法人皆踴躍歡忭既而各國之君約期會於奧京公議拿坡侖昔日侵占各國之地應歸何國管領俾其各國之君皆集皆欲索還舊地而竭力以平法亂之國則皆不顧以爲我等平日勞師糜餉竭盡心力始得平拿坡侖之難今各國人皆欲反其侵地則我等勞而無功諸君則安坐而享其成也有是理乎於是各有爭奪土地之意忽然拿坡侖已由厄爾巴島逃歸法國諸君相顧失色皆拿坡侖之在厄爾巴也初教練其士卒繼乃漸漸增兵及增至一千人又私得

小船七隻詢知法國雖立新君然其中亦有人思念舊皇者於是拿破崙謀潛私行回國之策一一俱已完備擇日尋設盛舞筵徧延島中官紳止而攜之又請其母與其姊登堂同為東道主人人以為西例固應爾也而不知拿坡崙當未入席之先預遣親兵一千人陸續登舟飲未及半酣故入內徑出後門如飛而至海邊步入舟中揚帆返國島中人初不及防也拿坡崙既至法國法之新君知不能敵讓位而走國中新立諸法度盡如浮雲之散於太空法之新用大臣亦多逃遁時則各營兵士仍願擁拿坡崙陛下而拿坡崙之舊臣既受新君魯意王第十八之命自不願再從拿坡崙無如拿坡崙辯才無礙眾大臣聞其議論各已心無主宰先後皆稱願傚驅策希我　皇不念舊惡仍賜錄用法之舊將軍曰內先曰臣服魯意王第十八當　驚聞拿坡崙潛回之際因即奏旨

節二十八 論拿坡侖將敗軍之戰

亂法國者拿坡侖也臣只要君必錮之於鐵籠使不敢再逃請君無憂況因將軍既見拿坡侖一語撥機不免自由依然心悅誠服又有兵部尚書曰某初亦不甚服拿坡侖既而某尚書欣然悅從或問其故祇不自覺也惟法民俱以拿坡侖性好戰兵殘民以逞今又回國必仍不免於干戈無如各處之兵皆已歸順民間無可如何耳

法皇遍告國權仍調各處之兵齊赴前敵列國之君皆知無能為役於是各釋爭地之嫌盡弭前好仍遣各國之兵約百萬人以攻法必欲再執法皇而後已但各國之兵散歸者數月今又調回無論時日祇有英將軍惠靈吞之兵尚駐法之北界比利時國又有普國將軍捕魯卑之兵亦未遽離合兵約有二十萬然皆不知拿坡侖從何處出師不獨英普二國之兵未能與合即惠靈吞之部兵亦須四路嚴防勢以分而力

稱法之精兵則有十三萬牟拔爺自將之乘英晉未能合兵之際欲先攻主帥之親兵曉合兵法擒王之意從此勢如破竹其餘不足平也遂先敗晉兵於尼利又命內將軍率師至加特拔迎敵惠靈吞是散之英兵惠靈吞率其部下勉力支持而懷召分防之衆遊赴前敵翌日交兵自晨至暮各皆奮勇殺傷相當未分勝負既而英兵四至內乃知難而退是時惠靈吞有衆六萬七千人其籍隸英國者祇二萬四千耳餘則爲比利時及日耳曼列國中漢落非之兵法則有精兵八萬人惠靈吞知不能敵遂自加特拔漸退至滑鐵盧其意以爲一則滑鐵盧有險可扼利於行師一則退兵駐於中路可近漢落非兵而易於合圍也遂一面在此禁禦一面飛咨漢帥前來接應牟拔爺亦知惠靈吞之計火速催兵鼓勇而前欲乘英兵單弱之時先行擊退及至他國來救亦足

收先聲奪人之效且此役也較之本日之戰尤關緊要法國當將危兵算之際忽集大兵圖非以專衛歐而將法仍爲歐洲之雄國戰而不勝則一蹶不能復振然則戰之勝敗繫於法之盛衰矣法兵既至見英兵營於小山之上山頂有一層既可擋作炮臺又可爲兵士之屏蔽法師營於對面一山其中有山谷以爲界惠靈吞瞭見法勢正盛趣召普兵以爲聲援不然則堅守山處以逸待勞之勢法軍晝夜攻壘屹立不動奈坡崙則在遠處以遙指麾下山道衝英之友兵而仰攻終不如俯擊遂改弃矣英營迄不能破雖炮彈怒飛英法之兵死傷無算惠靈吞仍守定此山寸步不移滯候普兵之來救祇以普兵在路小有阻隔直待鬭戰至八點鐘之久始聞炮聲驟發知普兵已離此不遠英兵各奮神威拿坡崙一聞炮聲亦知英之救兵將至此時若不敗英人

必遭兩路夾攻之厄於是身先士卒率隨身衛隊之精兵鼓勇直前力攻英壘恨不能立時踏毀豈料英將特肯普兵壓氣而壯士卒亦毫無懼怯努力拔戰法兵反爲所敗普軍中亦聞有戰功爭先奔至俄軍驟合直壓拿坡崙之壘法軍乃大崩潰法皇單騎出走無分晝夜直奔巴黎未入皇宮急召大臣議再調兵三十萬並一切軍餉等費無如法國此時實已筋疲力盡且各大臣皆知法人死亡無數萬不敢再言兵事彼此相顧視脫拿坡崙亦知無可如何不得不再讓皇位於是自投英兵船求英主給地一方以避難英國以法皇前既失信今不准再居本國而放之於大西洋中之希利納海島 該島周圍不過百里耳拿坡崙殊不欲英人語以際此時會不能縣君王自主矣拿坡崙亦默念今如不去則舍自盡而外別無良法不得已 垂頭喪氣至希利納島居焉

第二十九節 拿破崙卒

法皇之居愛來巴島也地雖褊小猶可自主今所居之島不獨地之小僅於前且有島官監視約束甚嚴與島官作偶一回首則宮花冷落禁樹淒涼滿懷一腔悲憤無可告語英雄末路潦倒若斯自知恢復無期不覺憂鬱生疾其父本病胃癌而死拿破崙亦得此病不勝痛楚島中又無良醫遂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道光元年）五月初五日卒於希利納島享年五十二歲

第三十節 拿破崙關係於局

拿破崙在位時深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訓因令昔日之民大半受田於土著欲使各國悉改舊轍皆變爲民主之國各國不甘聽命而流弊之所至遂其恃才傲物之心窮兵於外不顧民間之受害及至各國紛起而攻卒致兵敗國破力竭身亡亦可惜也拿破崙既敗法國仍立路易第十八爲王然其所創立之法律典章多有益於國計民生且關

較於各國之華者甚大迄今各國有斯其法而忽焉興盛者拿坡崙啟人傑矣哉○拿坡崙在位二十年然計人民遭逢亂世幾不知有太平之望殘害生靈幾殺百萬耳目之所見聞無非殺氣之所侵積累凡利民利國之善政皆難興辦所利於民之賦稅無供行間之用國債日見其多當世之人皆稱頌之誠然而後世多受裨益之事要皆於此基之也○先是歐洲生齒日繁朝廷繫民之法但守成規不知改變凡事由君主政不問民間之向背及經拿坡崙之整頓凡有國者皆知不能爲民籌謀生之法以及不順民心者享國斷難太平斷難永久於是無有所法又有所戒各國皆知兵革之禍其殘虐視凡有不便於民之事不得不悉心改變免致下民受困而爲亂故此後五十年間歐洲之興盛爲開闢以來所未有而推原其始則未始非拿坡崙之功也○總而言

之法皇拿坡崙之生平盡心於立國養民之道可謂歐洲自古以來罕有之英主而其害民之甚亦爲自古以來所罕有之暴主昔者他國多歸君主自拿坡崙改爲民主列國遂知順從民心之爲善即如意大利國數百年前國政之不治者甚多而終日如在夢中謂上天祗保護在上之人民間甘苦全不關問惟視在上者之言以爲從違迨聞拿坡崙以民爲主凡事力求便民間日恍然醒悟翻然改變適與百年前所行相反今則日臻隆盛矣日耳曼境本諸小國之所分據利亦以爲出天所定不敢更張迨聞拿坡崙之言因議以小國衆多政令不齊即人心不一勢分力弱不可爲國莫如合爲一大國則事權有主必臻強盛此後五十年間日耳曼盡變章程合而爲一大聯邦今在歐洲亦儼然稱爲強國美洲之華盛頓改立民主迨華盛頓卒拿坡崙即命其將帥凡

師行所至必稱頌華盛頓改立民主之善使他國之民皆舉義與之決即藉此以收各處之民心拿坡侖徵兵之際亦本此寬法民間得以自主之詔書無不樂為之用而既得民心遂欲為歐洲大國之冠強令各國改章以聽命馴致妄動干戈傷財害民無所底止故其安民之法實大有造於各國而害民之罪獨中於法蘭西況更求為歐洲之共主既不得君又不恤民各國皆不服從遂兵而擒之困苦委頓以死此誠拿坡侖自取之咎也拿坡侖既死諸事皆敗於垂成惟所立安民養民諸善法人雖云亡而各國多則效之目下歐洲各國中凡能多講求養民安民之法者國勢日臻興盛反是則日見衰弱此法皇拿坡侖之有益於歐洲也故歐人至今樂道之

第一節各國分裂前情形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三

英國馬懇西原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各國會於奥都

法蘭西皇拿破崙未得逞志於歐洲之始各國之疆宇四分五裂較之拿破崙之所改大不相同居今稽古可約述也初歐洲強大之國寥寥無幾小者不下三四百國小國之君於其國政軍務田賦刑律一一自爲主且無所稟承故老相傳何非利加一洲往往相距二百里言語即不相通游歷其地者欲偏學勤躬格祿之音殊非易事顧不知其確否而考歐洲各小國當時實有類於是當遊國都之士問俗問禁曰不暇給一或不慎即蹈法網且其定律也又各隨君之仁暴民之好惡以爲衡定使入無所適從較之中國古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而恐奉王朝之聲教者相去遠矣○歐洲有意大利者強國也嘗其盛時四境之內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既而羅馬國大破番衆於北方乘隙闖入竊國分其土地以酬其隨征之功臣意國遂淪而爲諸小國迨沙里曼大帝稱雄於意大利兼并小弱駸駸乎復昔日之舊模沙里曼大帝薨國又星散當中國有明之世意之大臣縻爾欲合衆小國而爲一大國再以羅馬府爲都城亦越西歷一千八百年嗚呼矜意大利仍散而不合其可屈指數者猶析爲一國拿坡蝦蜊爲一國飛派墅爲一國倫巴提爲奧所得即由奧人爲主郝羅拜雖不成爲國亦歸自主教皇所屬者亦有二百萬人且舍此之外又有分封之侯國甚至有一通商之鎮集而亦自主者（猶鎮集自主皆出中國元代以來皆有之）通有動靜外係一切聯絡之事則彼此立約共爲襄助事過則又不相聞問歐洲而無

普將兵者也有大將軍起鯨吞蠶食其何難之與有〇日耳曼全境有自主之地三百餘之意大利更僅寥寥星其三百君之中有所謂文王者有所謂教王者又有可推立以為皇帝之王與夫有名無實之王皆主其也其自主之道商鎚集亦頗與意大利相似而奥地利阿國昔曾士固然為盟長有時與王更假稱為皇帝之尊以轄治日耳曼自言其權勢位望皆雜為教皇之所給予遇有戰事可檄召諸小國抽調發兵以為輔助〇奥地利附國處於歐洲之中爭全洲之大權者垂數百載其生齒二十五兆日耳曼境恒為其所轄治和蘭國之佛蘭德並大利國之倫巴提兩地皆為其所據而西北境之武魯城恒加利城加削馬亦奉奥皇號合無敵或違〇普魯士者初本不齒於大國之列其人民亦不過八兆而猛鷙善戰亦猶燕趙之雄於中國矣迨攏大王在位尤善蒐兵

兵力益强遂謂可無敵於天下恒欲翦滅其鄰近諸小國小國畏之○波蘭國前為俄奥普連兵而滅之三分其地然有志之遺民固常存恢復之心也○昔者和蘭因維廉傑羅曾威遠震及英吉利國戰敗匹肆弱之前和蘭遂睦乎其後其內政則易為民主太平無事專務與他國通商致富若與他國交涉諸事初不甚講求也其民勤於工作甚日繁威而下要皆日起有功其地大半水鄉及考得宣洩溝水之法然亦陝逼野矣○和蘭之鄰國曰比利時雖屬於奥國而外交內政亦有足多者○瑞士者合民主之小邦二十二而為一國其生齒不過二兆瑞王以鄰國多自相殘滅非道也故家法相傳祗願自守其國於他國之事從不敢為左右袒○以上皆歐洲當日之大略情形也豈料法國如蔑魚之聚乎翻江倒海各國歷二十年之久無能半享昇平月乞大有變

敘一節拿破崙出世後情形

動不居之象也或

意大利國既爲拿破崙所得一切改絃而更張之當時雖覺其苦然於意大有裨益初拿破崙割意之北半國立一民主大國其小邦有不洽於心者拿破崙諭其民曰朕意欲合汝國全境爲一大國即教皇所轄之地亦在其中朕爲汝民主之主民皆悅之於是意大利隸拿破崙之宇下者十居其七八已而拿破崙以其地封其姊壻爲拿坡螺蛳王意之全境幾盡歸其掌握然拿坡螺蛳王仍受治於法不啻法之藩屬意大利之內治遂頓易故轍矣○和蘭國境拿破崙以畀其弟魯意而立爲和蘭王未幾拿破崙命魯意與創一事未免强人以所難魯意恐民心不服自辭王位和蘭遂改隸法之屬邦并不成其爲國矣○比利時國亦折而入於法○日耳曼列邦中有不服奥帝之政令者欲自立一

拿三節與初大合已決目

新國拿坡崙陸左右之其都城近杭蘭因河因名曰蘭因合國有民一兆六億大勢既定自甘心為法之外藩矣初日耳曼境小邦共三百有奇至是已合而為三十國其中之普魯士奧則分而為二一由拿坡崙命在日耳曼之友邦主之一由拿坡崙別立一國名曰威士法利亞封其弟棄落密為王奧國亦分而為二波蘭國向日政隸普國之地拿坡崙亦取之以贈撒克思義王於是日耳曼全改舊規矣○拿坡崙初掌大權瑞士國已遭吞并令其更變制度即隸法之宇下謂如此則可免他族之覬覦也

拿坡崙在位歐洲各國紛紜更易主於此極迨拿坡崙俯首成擒凡勦法有功之各国君王恩欲疆理河山重新日月茲事體大稍一不慎禍亂隨之所惜諸君類無深識遠慮宜衆議於奧都之際但顧目前不能

第四節 各國仍率未亂前舊章

統論全局又使知各保其君位而無以體察乎民情事變之來正未有文也殊不知拿坡侖之為政事事求有益於民民既由之而復知之迥非二十年前安分守已之比今諸君但嘗拿坡侖之亂世界而抹卻其利民生故其所議者無非圖復昔時之基業凡失位之君盡使復之其與法鄰近之小邦則微助之謂可杜法人之再肆其虐也各國之大小政令雖昔日亦或不可行者今仍欲盡率其舊章似此膠柱鼓瑟亦何怪乎曾不須臾又大亂幾不可收拾哉

是時會議於奧都者俄王奧王普王英大臣同掌大權而教皇及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諸國亦各遣使赴會此外小國甚多無庸指數皆聽俄奧普英之命俄奧普英之君若臣自以為拿坡侖今遭禁錮皆吾輩莫大之功也歐洲各國之君業已無不欲俯而聽命於吾輩之一

言豈須下問小民轉多紛擾遂各議定大旨擇日開辦○至日先議法國之事稍查明法國當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其疆域之廣袤何若豈宜有所增益故是年以後拿坡崙所奪諸人者今仍以還諸人所增之民三十二兆丁口亦悉以還諸元主而於其中畧留小地數區使歸法屬法使諾諾而退法事畧定○次議意大利事謂意雖欲合為一大国然非其時也今倫巴提一隅已歸奥轄又取其自主之飛泥雪一國改隸於奥以酬其力破拿坡崙之功飛泥雪人雖不願而無如之何也教皇舊地之在意者則仍以奉教皇至拿坡螺螄曾經拿坡崙劃以封其姊壻者今亦仍歸元主其餘意大利之諸侯務俾各享其利是時有耕羅亞民人不願受撒切之約束而會中付之不見不聞以為意大利仍復其四分五裂之舊於事已了然意大利合為一統之基早已萌

身於此故關五十年而終成○日耳曼列邦之名不可復指會中亦使各復其位准許其立約爲聯邦盟曰聯邦中無論何國若有受外人之凌侮者諸國合力以拒之而推奧普二國爲盟主蓋緣昔年奧在日耳曼列邦中實爲冠冕今故仍之但普國近時日益强盛幾有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之勢彼此恐不免各懷忌嫉矣○次議和蘭比利時之事二國欲合而爲一從之○漢落非者本英國之屬地也拿坡崙之亂普人嘗以爲已有今仍舉而歸諸英○瑞典瑙威二國援和比合而爲一之例以請亦從之○再議瑞士國事奧都大會之諸君許其自主惟令其恪守新定之歐洲各國國體重加整頓○波蘭國昔已分隸於人今仍不許合而爲自主惟俄羅斯於舊所分剖之外稍沾其利又取其民十五兆分隸俄奧普三國蓋皆以酬破法之勞也○薩克思義國初未嘗

拿坡崙之跋扈而甘心執梃爲降王長與都大會中人咸深鄙之遂割其國之半以予普魯士○溯兵火孔迫之際英兵奪法屬地最多今英國惟期歐洲之平定此外別無他求故僅留一隅地聊爲紀念餘盡與而還諸法說者謂是會也英之待法最爲平恕云○會議既畢歐洲全境諸事畢定大小各國君若臣之在會者先後自奧都各返其國咸謂自時厥後可卜長治久安矣而不知有驚天動地之事當時在會諸君王無一人曾計及之者嗚呼何其疏歟夫會中之所定者皆人君之所爲安富而尊榮者也然而國以民爲本苟無民何有君何以尊貴然哉會之人非其君主即其大臣乃於民生之休戚漠然若不相關於是君雖各君其國民謂其未能各子其民也蓋又歷五十年之久歐洲有君民交責之禍直待別創良法妥爲措置而後即安云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四

英國馬懇西原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英吉利國

中國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實爲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留心時事者咸謂英國之富强冠於萬國詎知百年以前英民之困苦又幾甲於五洲乎當法皇拿破崙之稱霸於歐洲也各國迄無寧宇英之君若臣竭力支拄鼓百折不撓之氣獨不肯爲法下各國倚以爲重群奉之爲盟主拿破崙以爲不服英吉利終不足以張法蘭西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英廷乃益嚴爲之備以角逐於疆場勢竟處於無可如何非役民以逞之謂然英民當積困求蘇之後更困之以餽餉通計一國中壯佼之男丁約四五百萬而致力行間退守進攻者

乃一百萬既盡拋其本業復日蹈於危機其苦已不可思議況乎英廷以戰事爲重其於救民之政日久未遑兼顧設假而亂離潰散民情迫而思變其爲禍亦不可思議所幸英民各奮堅忍之志雖值艱難困阨而同仇敵愾不以挫敗隳其操不以貧窶動其心故戰禍初開民數僅十三兆有奇且多暴骨郊原者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竟增至二十兆亦可見其生聚之衆矣今將一百年前英民之情臺臚列於後所願謀國者奉爲法而引爲戒也

各國紛爭之際英國之北省曰蘇格蘭其民人能爲粗工者每一禮拜民所得傭値僅英金八先令（約合紋銀二兩七錢）英國之南省曰阿爾蘭其粗工所得傭値每一禮拜僅英金十一先令北省之泥水匠木匠每一禮拜約得傭値英金一鎊二先令南省則一鎊五先令又有織工一業每禮拜

北省約十二先令南省亦一鎊五先令與鄉既定利局英民得免兵戈之禍然水匠木匠傭值較戰時不相上下至於織匠一則因大兵之後國多相笑穿衣之人少一則因新創織布機器人力不能敵故傭值直賤甚半若輩思以勤補拙每日操作自十六點鐘（一周時凡二十四點鐘）至十八點鐘而所得者約不足英金一先令則至貧不能支嘗求議院資送至坎拿大以謀餬口又求申禁機器織布之禁議院俱不許其不安分者遂羣起織布廠毀其機器其安分者更求議院爲定一最賤之工價議院亦辭以不能而民間之織布者則又謂機器所織之布價廉而物美織工所織之布幾乎無人顧問即此一端可見守舊法之拙者終不敵行新法之巧也

與二節一格

拿坡侖起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國垂二十餘年其局英國諸工匠

之傭值雖與未戰時不甚懸殊而食物翔貴實不利於貧民且緣是而
佃田之值亦日益貴及至和局既定較之未戰以前佃價已貴至一倍
故假如有田萬畝之富戶不啻增田萬畝英廷又嚴申外糧入國之禁
糧價貴至一倍莊農人之富亦不待言市儈得以居奇商人因之而亦富
商人既富多財善賈新創製造諸法由此漸興今之諸大富商盡皆於
是時植其基也然而貧人之苦則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就其顯見者而
論假如有金一鎊向日所購食物可敷十日之食者一至其時或僅能
買九斗之麥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麥價計英量一僂約合華量
八斗價英國通用小銀錢四十七枚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同此麥也而
已需一百八十枚則貴至四倍矣當其戰時或麥一囊需通用小銀餅
八十四枚左右則亦貴幾一倍矣英廷既禁外糧之入境時或徵賦他

國同政法皇他國倘不欲與聞袖手作壁上觀英廷即下令劫其運糧之舟夫他國漠視法人之亂歐洲國有非小矣英更劫諸邦之糧稍不如以暴易暴乎

是時英議院中得胡定律之權者皆多田叟足穀翁也戰禍既興貧未之丁男多易而爲荷戈之甲士英國如是他國亦何獨不然田之世者日多倉之儲者日少各國之糧僅敷其民之口食固不能遠鬻於英逮乎承平以後英議員以爲若令外糧入國糧必賤糧賤則佃田之租必隨之而亦賤是我輩不能常保其富也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定一新例云英國麥一蘇計價合通用銀餅八十枚或更有加增須歷六閱月之久始暫許外糧入國其意欲使糧價不至過賤佃戶無從藉口田租即常保增昂所謂但知有已不知有人也此例後雖略寬然前後

十年間英國之民食無聊賴矣、

上文所云猶指樂歲言之也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貧苦小民、仰屋而咩計惟有裁減日食一法餓死者遂相望於道、況更有顆粒無收之處死亡枕藉慘不忍言蘇格蘭省會中遂行義舉、合八家之力以贍養一家家而終不可為繼、至英國通例遇大荒之歲官為出示申儆戶遇艱之家每民一口祗許儲麥若干斛然亦無濟於事也○食價既貴、工價必賤民之貧者日益苦乃嘗呼因論、有至愚而極陋者、不怨公家定律之不善但謂人稠而地狹事實無可奈何亦不知他洲異國有無窮之穀食畏於英官之禁令不敢運英求售、但謂地之所生本不敷人之所食於官乎何尤、又有自命為博學者更迂而求諸各自減少其以生以育之法謂從此以後苟人人無子孫滿堂之苦、即無食指日繁之慮也、愚

君主國賦

陋至此一何可哂○況乎當時之苛政不第禁外邦糧食入国已也又禁外來之肉食糧價過八十枚之額暫可弛禁上議院若犬牛羊諸物不論價之騰踊與否永遠不許闌入或問其故則曰爲國而不能自食其民危亡之道也外邦以無用之食物易我有用之金錢曾幾何時而不匱乏故與其國貧無寧民死其農家者流則又曰若許外糧之入我輩斷不能得重價是將流毒於西疇南畝中矣於是富室之爲議紳者定律以任農之居奇農家則以居奇爲要挾博士又欲創生育不繁之謬論英民胥爲其所惑曰流於困阨而無以自拔矣

英之國賦是時亦至繁重矣法禍孔亟養兵百萬人皆募之於本國者也猶以爲不足則檄召他國之兵以同拒拿坡侖他國若以貧辭則英廷願爲之籌餉故與法戰之首年共糜軍餉英金二十兆鎊合華銀八

千萬兩國債則已負英金二百六十八兆鎊合華銀十萬七千二百萬兩及乎終戰之歲其軍餉增至英金一百七兆鎊合華銀四萬二千八百兆兩至戰罷而綜核國債積負英金八百兆鎊共合華銀三千二百兆兩若以中國寶銀每錠五十兩而計共需六千四百萬錠即六十四兆錠其爲數尙可紀極哉(按但出周年息銀三釐而計已合華銀九千六百萬兩矣)當法難之未作也美國離英而自立英人征之未能得志業已靡帑如泥沙其取之於民者勻計每人年需英金一鎊較之近年每丁口約年納英金二鎊七先令者固所謂賦之至薄者也而不知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即英與法戰之末年無論男丁女口每年勻計需納英金六鎊合華銀二十四兩亘古以來普天之下豈有如此重賦哉考英國自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爲始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爲止其津貼他國之兵餉連

拿坡崙敗後賠法國舊產王以充宮中之費計英金二十萬鎊在內共糜英金六十八兆鎊於英民固毫無裨益也承平後統按國家度支所出年需英金五十二兆鎊遂自每丁納六鎊之數減至約二鎊十二先令人皆懽欣鼓舞然而是時取民之賦迄未嘗得有良法假如糧食有稅民苦而國無所益其受益者徒富室耳茶糖亦有稅故自一千七百九十一年乾隆五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凡四十年中民數自十四兆增至二十二兆丁口而糖則僅自二百九十分增至三百五十八分茶則僅自三十四分增至二十六分其所增之物不敵所增之人則稅重也其吸煙之數且更反少於昔造屋者以磚瓦琉璃等物之重稅亦不如昔其釀黃酒者自加重稅之後收數反短於前且由三十年後核諸三十年前酒稅之總數既不止十減其五民間嗜酒之徒改而

飲火酒購買由之而日損則其爲禍可勝道哉又徵民房玻璃窗之稅按其長短闊狹而重科之年可取英金一百二十五萬鎊既而民間蓋屋或竟無窗或僅開一小窗不但不便且鬱蒸之氣無所發洩病者日多此又厲民之虐政也印字所用之鉛質聚珍板每磅約科英金二辨尼（合華錢[illegible]文）國家一年之所入較之鑄字工價約多三倍報館所印之新聞紙每紙初科英金一辨尼之稅漸增至英金四辨尼其意一在多金以足國一在減新聞紙之數使民間罔知國事之弊所科鹽稅較之鹽價增至四十倍之多貧民居近海濱者皆以海水煮食否則惟淡食而已又如一織布匠所需諸物無一無稅通盤核計幾較原物之價而倍之保險局每保金千鎊納稅二鎊其欲鬻貨而登新聞紙之告白者每件納稅金二鎊即以藥餌之稅而論每年亦可得英金五萬鎊有人戲謂

第六節 刑律

小孩初產於地所穿之衣褯有稅也能嬉戲所打之球有稅也及自少而壯而老無一物不有稅也浸而至於身死所殮之木棺有稅也所葬之石塚有稅也死後尚不得安其所積之家產且須剖而呈於官嗚呼英民處歐洲俶擾之時亦誠大不幸矣哉

且英之刑律又至苛矣不特於犯死罪者不一其條即罪之可輕可重者刑官必比重律從未聞有敢比輕律之事謂將以威民也此蓋當府百斗內所定非四百年前所留貽也綜其死罪凡二百二十三條其最無謂者如壞御路所過之橋如人而忽易裝服皆干斬決如斫人小樹如打死人小兎如竊人財物值英金三先令如冒人票白作如致書嚇詐人財如軍犯未到期而自配逃回皆干斬決時有法司語人曰犯法人不可寬寬則有二害焉一則留之適以累良民一則他人尤而效之

也故莫妙於處死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同時定死罪者五十八人內有一幼童僅十一齡耳法場之上幾無暇月慘哉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有某牧師云半月之前吾遵例至法場將遵罪人二十名（按例人犯罪至死必有牧師至法場先勸導之爲書傳他生毋再爲非然後就刑）演說既畢吾觀衆罪人皆誠心改悔者也而不免於死閱一禮拜又有二十人在法場公家令吾往勸亦死囚也即此數語其慘痛之意幾無天日矣且當列國交戰之時前待俘囚直無人理一日鞫問得實紛紛斬首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有謀叛者先處以絞罪而復斬其首人生至此天道寧論

英之牢獄亦甚不善英人霍德義士也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徧查歐洲牢獄而歸報於衆曰獄官無俸無祿而竟有不惜金貲以捐充此官者入獄之囚皆有例輸銀兩獄官衣食家計悉取諸囚囚鎖多則

虐待之囚之所食所需皆官爲供給而遽取其值因知無錢則令臥於潮濕之地或更有監禁業已期滿而以無錢之故勒阻不令出獄者因之戚友欲往問候無錢亦不許入也因在獄中有工作以操勞者有製成貨物者時或出至門首帶鐵鍊以求售所得之錢皆以奉於獄官若不能製物之囚其家人或可攜資以贍或從監穴中通出鐵條向過路人乞食其屋既甚低隘且黑暗而潮濕因又擁擠不堪窗小無以通氣齷齪不可言喻緣此多患熱證而男女老幼亦不甚分別往往同室而幽之設身處地思之慘然似此章程實亟宜改革者也法國監中發給囚糧似章程略善於英惟有刑具多種或竟以之夾囚則比英尤酷矣

從前英之貧民甚多乞丐載道公家不知除貧之根又不知救貧之策但知强令其安貧一切貧民惟有在家困守耳一千四百年左右當中國明初

英國中貧民行乞於外之禁不論如何困阨只在本鄉苦度民不能甘俱散而之四方以餬其口或曰一千三百餘年元時英師至叙利亞與回民戰畢而返民心不定故四出以行乞也然究其實終不外貧之一字及貧極而無食不免以搶劫爲生涯公家悉從嚴懲治依然罔顧救貧一千五百餘年明中葉沙理王第八在位定律云民有行乞者予以鞭撻之刑再犯則割其耳三犯則死律雖不行其意之虐可想也既乃勸捐以濟貧而樂捐者甚鮮直至以利沙伯女主在位明萬歷年間以富戶漠視民貧爲不仁之尤傳命按戶科派而斟酌決制以賑窮簷循行二百餘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始行删改當其未改之前公家念貧民日多假難普救乃破格以待之凡查得貧甚有實據者未嘗勒令至卑田院也仍准安居家室而按日具領官糈以補其不足然弊之所至

貧民日多一日、咸謂坐以待食、較之終日勤苦以操作者所入似更有餘、遂各地既其素習之工、日益流於懶惰、計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英廷爲阿爾蘭所屬之威利士一省貧民支給帑金年需四百萬鎊、合華銀一千六百萬兩一千八百十八年、嘉慶二十三年即以威利士省而論已增至英金八百萬鎊、弊愈積而愈深、竟有以田爲業之戶、謂田中所產糧食除耕費之外所餘者不敷納稅、遂甘心自棄其田、或以餽諸貧民而不索其値、貧民亦視田爲累、堅辭不受、夫英廷歷年以來、養貧之法、誠仁政之所見端、豈料流弊之極、遂致於斯、而且貧民之領得官錢者、又視爲儻來之物、沽酒而飲、罔知顧惜、公家乃不得不改絃更張矣、

第九節 大小城鎮

當時諸大城鎮、初不敵今茲之繁庶也、英京倫敦今有生齒四百萬、當時則僅一百萬耳、已稱獨出冠時、曼徹斯城今有生齒六十萬、當時不

過十一萬利物浦今亦六十萬當時纔十萬北明罕今有四十四萬當時纔八萬五千蘇格蘭之格拉斯海山今有五十二萬蘇格蘭都會今有二十六萬當時各不過十萬民少易治理或然也乃昔之養民者他事姑置弗論其道途間初無陰溝之制故穢水不克流通街市間穢氣蒸騰人偶觸之即沾疾疫此一端也人或深夜出門苟不自携燈火即如入黑暗地獄偶有一二路燈亦僅取力於油何能普照通衢此又一端也其初行煤氣燈（即上海人所謂之自來火）之時未嘗設於街市也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英京街市間初立煤氣燈管其以油為業者逞其私意欲人仍處於暗陬故皆稱不願或問其故則曰倘設煤氣燈必害及於捕鯨之漁戶（按其國昔時所用之油多取於魚而尤以鯨魚油為夥）且害及於駕駛漁船之水手充類至盡更害及於造船之匠打纜之工遂環求公家禁設路燈即以此言為藉

口公家則謂風高月黑匪徒易於潛蹤今准令合市縣燈匪蹤可杜因俯若輩之請

第十節 強民入伍

昔有人言歐洲各國俱有強逼其民隸於軍籍之虐政惟英國之入伍者皆出於其民之自願今而知此語不盡然也英國有團練兵者其始皆由國家逼令爲之訓練既熟積日又略久遂有人願入營中以禦敵兵者其兵船之水手亦有逼令充水師者且時或强逼貿易船中之水手以入兵船甚至當軍書旁午需人孔亟之時各海口均派有瞭望之人一見商船進口卽驅其各水手改隸兵船無許違拗

第十一節 軍刑

近來軍中之獲罪者或予以二十鞭三十鞭謂足儆懲矣當時則軍令森嚴偶犯小過卽命鞭責五百下尙視爲尋常事件也其鞭責時行刑者力稍乏鞭之不重卽須更易一人從事加鞭其旁則以一鬚士覘

犯者雖再受鞭始克停刑然忿息一日仍須補鞭以足其數自滑鐵盧大敗拿坡崙之後英議院議定重賞統兵將帥如惠靈吞侯及諸名將皆蒙優賚其時有獻議者曰諸兵士亦勞苦功高此後有罪宜鞭時請無過一百之數宰相某答以我國家惠下之恩過於他國恩既從優罰亦宜從嚴遂命仍遵舊律然桓桓壯士出死力以衛國而未沾厚澤心何以甘迨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有一兵被鞭而死英廷始惻然動念改定條律無鞭一兵不得逾五十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議院覃議凡承平之際斷不准任意鞭兵迄今三十年來兵之受鞭者總計僅二次耳

英人之從軍而死者或謂多兵刃既接時也乃觀於英俄兩國黑海之戰而知其不然是役也死於沙場者二千六百人而死於醫院者乃至

一萬八千人計自始事以來七閱月中入醫院以療傷治病者死亡枕藉若按實數推算每兵百名一歲中必喪六十名其偶抱微疾者竟至無人顧問是醫院之禍烈於戰傷也又查兩軍相持之際並無戰事而在營之死數較之在家必增一倍英國心焉憫之謂黑海之軍雖多傷多病誠使設良法大爲救治或不至道殣相望歟查英例每兵一隊必有軍醫每傷一兵必有侍疾之人但見仗之際忽焉傷至數千人軍醫一一施救非二三日不爲功此二三日間侍疾者寥寥無幾必已宛轉就斃或謂醫院亦嫌太小受傷者擁擠不堪必致復患他疾傷疾交作不死何待英人初以爲死者之多似無法可以解免也及見陣亡者頗少乃爲之妥籌良法以療傷殘疾病之徒

地球之上昔多蠢身爲奴及爲人佃戶者俄羅斯國之民大半皆充富

至之佃戶者也有地名恒加利者奴才多至九百萬名與地利阿及普魯士二國之鄉民亦大半爲人奴一千八百八年（嘉慶十三年）美國雖申再從非洲鬻人爲奴之禁而早充本國之黑奴依然視同貨物彼此可以買賣況查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至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此七年中美國歲向非洲販到之黑人必有四萬名左右美洲之至非洲也中隔大西洋海面既寬路程又遠船隻更笨滯而不能速行黑人在路必死其半亦可慘之至矣查鬻身爲奴之事英國本有成例雖國中並無奴才而其屬地則既有之後欲删改成例然消費二十年之心力善爲勸導始克改易而要其所以爲難者美洲英屬地本視奴爲無足重輕之物主人之意稍有不愜即以鞭撻之滑鐵盧大戰之後八年英國立從廢女奴之禁各屬地嬰聞之下請國家薄待富戶至有蓄意以叛英者

第十四節煤井之礦工

英國之蘇格蘭本有挖煤製煙之奴人若價購煤井及煙廠者暨所進奴若干頭隨同購買以夫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嘉慶四年所有煤井煙廠之奴概行赦釋俾得共為平民而仍有婦女童稚入井挖煤者埋身於地窟之下終日拉車無敢懈怠其年齒極弱之幼孩亦在其內每日工作自十四點鐘至十六點鐘不絕而在地上者不知也且是時開煤機器尚未有開諸婦女或負煤筐上高梯以達於地其苦况殆不可思議

第十五節童子掃煙囪

英人之居家或列廠者類燒煤以禦寒兼以工作其煙囪中若有積灰必僱小孩以通之囪尚熱皮焦骨爛困厲苦不勝言即囪冷而過小者亦復難以任受旋有人製一機器可刷煙囪之灰然後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英廷始下小孩刷灰之禁

第十六節工作

百年以前英國通行者僅有機器數事其餘因未大興也近百年來裝

之所以強於各國者半係工於織造之故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乾隆三十四年）英人亞克萊武創造紡紗機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乾隆四十年）英人坑吞創造紡綫走機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嘉脫創造織布機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人惠鐵南創造軋花機從此紡紗軋花織布新機同時創獲觀其外貌似屬些小機器而不知其關繫之大遂徧於五洲萬國英國既得此法竟爲貿易塲中國手舉世無有能與之敵者惟恃羊毛以製貨之一業日見衰頹考英國愛特窪王第六在位（當中國明末）定章不甚善積至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凡取羊毛以織呢者俱用一二千年前羅馬國傳來之舊法又用麻以織布之法亦歷一二千年而不改迨織布新法既得乃推而及之於織毛織麻皆亘古所未有也〇古之粘綫者皆用女工三四千年前埃及國則用此法三千年前希臘

國亦此法也至猶太國之蘇祿門王時（與中國周文武王同時）亦如此英國歷古以來亦皆如此初無他法也英之禮察王在位（宋末國元代）至猶太國征士耳其（即突厥）時英之婦女仍用此法及哲而治王第三欲取美洲之際英婦女居家操作亦仍此呆笨之法迨至一千七百六十餘年（乾隆中）英國始得新法先有紡紗之輪以一人之力同時可紡紗一二百條又閱五十年即滑鐵盧大戰之後又有紡紗架能借水汽之力或火輪之力同時可紡紗數千條一應舊法遂棄置而不用矣

歐洲戰務其歷二十五年之久人謂此二十五年中必造新法兵器若干具而其實仍皆恃舊時呆笨之器其放洋槍也必用火鐮以取火惟至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始創行銅帽耳其洋槍之式槍管內務取其光滑無所謂螺螄之旋也且其製又非一律甚難量其準頭故大率

放諸空地相傳英法之兵戰於西班牙時兩軍中所放之鎗百總中一而已若欲以洋槍彈死一人必其槍子之鉛適如死者之身之輕重則鉛子落空之數可類推已兵之所恃者不過槍端之利刃然亦必逼近廝殺而後能得其力且傷人亦不甚多往往兵刃既接相率退避故英法之戰其以真槍刀見仗者不過一二次耳沙理王第八王英（明弘治年間）初製大炮及後膛槍然手藝不精仍不能用若英人真能得此法則與拿坡崙交戰可一鼓而平之矣惟英人無新法兵器故惟有捨命以敵拿坡崙始克不相上下至英國水師提督納爾孫所駕之兵艦亦皆積年舊式其最大之一船能載重二千五百墩（以英稱一墩約合華稱一千六百八十斤）以作木為船身號稱堅固其高則有樓五六層其行也則恃風勢以揚帆船中有炮一百二十尊其最大之炮可容重華權五十餘斤之實心彈若今

第十八節紡紗廠役童子

所用之實心彈初未得其法也其常時便用之兵船每船不過載炮七十四尊載兵五六百名其同時所放之炮彈約重英權二千五百磅（每磅合華權十二兩）左右若在目下則一炮之彈已幾幾乎有此分量矣溯當時法船之製實精於英但英既敗法常奪法人所製之船於是英船日益精

蘇格蘭省有姓海騰之教士二人兄弟也生平所言俱以感化人心爲本務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嘉慶二年）曾遊於閩試螺螄境見成羣結隊之童子俱不識字問其故則曰受傭於織布廠無暇讀書也英宰相威畢特孝於一千八百五年（嘉慶十年）當其在相位時見紡紗新法及以水力火輪運動機器之妙嘗語人曰他日我英工作之變通非鄙人能測其所終極惟以幼童而充工作則往時所未有之苦也○當歐洲戰禍未息以前需用布疋日多織廠亦日多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遂有無數

幼童入廠工作而一日作苦凡幾點鐘迄無定章也少壯之人荷戈遠戍初不知家有幼孩亦受盡千辛萬苦積之既久凡在廠之童子其壯實多遠遜他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英廷始有派人查廠之舉查明積弊之深有非楮墨所能盡者竟有小孩年甫七齡已入廠中每日工作少或十三點鐘多或十五點鐘小孩無此精神其管機時或多瞌睡無情之機器難免不傷及其身管廠者恐其傷也見有睡者即加以鞭小孩既不得睡精神頹喪飲食即不能多進神氣益日以痲柰及至禮拜日散工之際其母或挈至禮拜堂讀書又因六日中辛苦太甚一遇閒暇茫無意興於是以受盡苦楚之故身體既不見茁長氣血亦不見活潑而又骨瘦如柴或生瘰癧諸症或成虛勞諸病盡身弱者必多病一病必甚於他人其幸而不死者既不壯實必不長壽又不識字

第十九節 郵報稽延

而愚無所知皆大有害於民也一旦國家有警募人出戰其主將必聲明凡幼時曾傭於紡織廠者俱不入選亦可見此輩孱弱之至矣

當時寄信之稽遲由今觀之無不哂其愚蠢至極者然在當時則皆以爲舍此別無良法也滑鐵盧戰勝後閱三日而捷報始到英京於是各報館皆取其事即入日報漸載於郵政車中晝夜飛馳偏報於衆然一點鐘僅能行二三十里路耳郵政車每過三叉路口必有多人鵠立於此候問消息所經各州縣人皆爭待車來探問滑鐵盧戰事及車至市場上插青葱之樹枝此如中國之紅旗報捷者然人皆知滑鐵盧之戰英軍大獲全勝紛紛圍車而問其管車者手中整理郵政書囊交管驛人分送口中演說戰狀并稱拿坡崙業已就擒戰禍可期安謐及書囊交代清楚管車人吹角開車衆人皆避於兩旁以讓之又過一州縣依

然如前甚欲使從征軍士之家屬徧釋憂思也然寄信之拙誠無出其右矣此法自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至一千八百三四十年間（道光中）無不如此

郵政車不但帶信兼又帶客當時之人皆稱極便溯此車未設以前英人之欲往他鄉者必買馬以乘之日行百里或一百二三十里屈計中途若有幽僻之處必攜兵器以防盜賊緣此遂憚於遠出英廷又以其行旅之少也即通衢大道亦全不加以修築一千七百餘年（中國康熙雍正時）英始有築路之政大路年不與修行者便之旋又有帶客便車出其車共有四輪駕車以四馬爲率而視車之大小爲加減車內分作兩層約可坐十餘人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乾隆三十九年）英官某曾乘此車一晝夜行四百里人咸詡其速無比又有某大員於三日三夜之内乘此車而疾馳

一千四百里其知交多勸之曰此後萬不可欲遠至此人命至重非兒戲也〇英人之行水程者向皆用小夾板船乘風揚帆若欲定期何往殊難預計倘遇順風則相去數百里如飛而至與輪船不相上下苟無風力相助甚或忽遇逆風則船必收捲數日不能行一步蘇格蘭之理咸海口離英京一千五百里耳有時舟行凡四十餘日始卸征帆若欲從英國而至美洲必取道於大西洋其行程至速者亦須一月遲則竟須三月以視今之輪船七日可至或六日即至不論有風無風及風之方向者其利鈍為何如也一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英人福爾吞胥獻策於拿破崙曰余能以新法創造火輪船飛渡重洋毫無阻礙拿破崙備用其計英國難免不遭蹂躪乃拿破崙遴派數幹員會議此事細加查考皆不信新法之勝於舊法且謂用火力以駛輪船爲千古間必無之事

第二十一節 論求工人

遂寖其議○貧民如欲遠行難若登天是以出游者遂少遠游者更少往往生於何地卽死於何地甚至老死不相往來彼此遂懷故鄉勝於他鄉之私見卽皆如坐井觀天其所操之土語皆祖宗歷代之所留貽遠處有何新事類皆茫然不知遠人亦不能諳其語言偶見有遠人房止卽疑其謀爲不軌而各村莊之犬只護本地之人一遇異服異言者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其餘可槪見矣

英國於五百年前普遘萬古未有之大疫人民十死其五及至疫氣衰息工人不足於藝農夫不足於耕牛羊奔走田中踐食禾苗無牧之者亦無禁之者蓋卽無牛羊之蹂躪禾苗亦爛死田間耳自時厥後地多人少工價陡貴國家遂之下令申禁并聲明若有僱主之僱工者工人倘勤索高價遲延不往卽可羈之於狴犴又謂大疫之前工價若干今

仍若干若有工人私衆把持或減其作工之時刻或增其日定之價値均千律疑云云但知富戶之宜保護不知貧民之宜顧惜也此律定於一千三百五十年（元末）歷五百年而相沿不改直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始行更訂溯此律通行之際工人受其約束莫敢誰何亦莫敢求朝廷之更改不知朝廷視富室之重覷工人之輕何爲至於此極也

第二十二節 賓禮

八九十年前（乾隆年間）英國人雖好賓客而其待之之禮殊不見佳凡主人延客飲食時皆以酒爲重客若不肯痛飲狂醉即似藐視主人主人亦以爲客盡醉始伸敬意甚至有沈醉而縱橫醉睡者主人曰賓禮盡矣

第二十三節 禮貌

當時英人之禮節粗略平極平常言語往往雜以嫚罵罵者受者皆不之覺也上之侍下也然不罵者甚以爲不罵則若輩必不辦也傳數之

士亦以罵人爲先導蓋以爲不罵則聽者必不適也婦女亦然不但言語之間加以罵詞即形諸筆札亦罵也男子則罵婦人也官長則罵吏民也主罵其左右其左右亦侈口以罵也使目下人而亦跑此惡習則相掩耳而不欲聞矣○其著者也舍經文道譜之外文有淫褻之書肆間公然售賣不若年來之懸爲厲禁且往往男女聚會徑似正人君子而媟嫚之語律律道之彼此毫無避忌聞者亦不覺其爲無禮也師可悅者英國五十年前之名士也有某氏老嫗向之借書師可脫贈予子以一冊老嫗閱之語師可脫曰妾年少時曾有人以此種書向男女羣聚之所高聲宣讀初不覺其有不合處今到此世界則皆知此等淫書非正人君子所可觀也遂還其書即此一端可見五十餘年來之風俗勝於百年前者甚多矣其風俗日進敦龐之故不能盡述惟內有一端

英國今君主維多利亞本係大賢大德之人在位五十餘年凡爲大員者下筆若甚矢口陳辭不自覺其相觀而善其

英國學校之事以日下論之則當時甚覺其少矣考九十餘年前嘉慶初年英國學塾通計僅三千三百六十三所至一千八百十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國家查得通國之幼孩讀書者僅得其半英例凡夫婦成婚時必先至禮拜堂或官署親書己名以爲婚證不謂是時男子之能書己名者僅有三分之一女子亦僅十分之五則識字之少可知矣況查附近工廠之地讀書者更少男子百人能寫字者不過六十人女子百人能寫字者不過三十五人然其所謂能寫者亦不過能寫己名而已○歐洲大戰後貿布之人日少織工日貧所生之男女豈有餘資使從師以誦讀況幼孩之能勝力作者父母即挈之入廠以博工資縱喜讀書亦豈有餘

服即如上文所云七歲幼孩業已入廠者、讀書種子既無所望識字耕夫自必無多英廷憫之、一旦翻然改變英國必大有光耀於人寰矣

昔英人之負屈者苦於無門伸雪、創控之於官府、亦不肯細核口供、或曲或直、一以私意爲愛憎及至冤抑無聊之際、輒思祖宗成法、有請天帝以決是非者、請天之照臨勝於人之夢夢也、於是兩造約期械鬬選照定例不准他人助力、及鬬甲而勝則天之右之也、無罪也、乙而死、則天之殺之也、死當其罪、此歐洲之北有部落曰諾爾曼、今瑞典瑞威丹墨諸國、皆其苗裔、故其名仍沿諾爾曼之稱、此例之興、實其部落始、昔者、中國北方有金人之蠶食中國、而歐洲之英法意諸國、同時有歐北諾爾曼部之蠶其佔地至於何處、其習俗即傳至何處、於是歐洲判決大案相沿以械鬬爲妙法、直歷數百年之久、衆始悟得受傷身死

之人儘有無辜而理較長者其無理之人反得安然獲勝殊屬不公於是各國會議凡昔之以兵器分是非之例悉行禁革然吾因之有感矣夫平民拚命鬬很亦不過曰以定是非耳乃中國禁之西國亦禁之善哉善哉何以積民而成國猝遇曲直未分之際大半以兵器角勝負豈國家之大不若小民之微哉惟幸今有弭兵之議倘兩國訂立和約之際其中增一欵云異日如有違言萬不可逞強開戰即使是非莫剖亦可請局外旁觀之國秉公判斷云云則戰禍庶可免矣〇英法等國雖有忘命鬬很以定是非之禁而民間舊俗殊難盡革故若有仇敵當前或遇妄自尊大之人往往冒禁令而勇於私門其事出非常者民或羣起而殺其仇者英國新例凡兩造之拚命以定是非者若有致命不論曲直生者即照殺人之罪以抵償死者之命律文之嚴如此然過有此

等血案陪審人員皆以爲此係出於兩造之自願設之無故殺人若究屬有間故從不肯按律科罪一千八百八年、(嘉慶十三年)英國游擊某與其仇械鬬遂殺其仇英廷執之定以死罪蓋因某游擊殺人之外并犯殘忍之罪也非以其殺人而償命也英人恒言曰兩造既各願照舊例捨命以定是非終不能科以重罪故九十年前、(嘉慶初年)常有釁起細微而兩造即肆行拚命者一千八百四年、(嘉慶九年)英有某伯爵忽謂其平日最爲款睦之友姓泊尸者語言不敬既而明知泊尸並無不敬之意然仍欲與之械鬬泊尸不得已而許之及鬬則某伯爵竟爲泊尸所殺此其一也又有某副將以其所畜之犬、予其友之委屈遂約其友拚命此又其一也一千八百二十二年、(道光二年)英國某大員囑刊數語於新聞紙其戚某見之以爲害己遂與大員約鬬械鬬此外又有某某諸大員皆深願

與人拼命謂似此判決是非較律師及法官尤爲公正。故即使我爲人殺亦所不禁且如甲造致書乙造欲與械鬬倘乙造不允人即共加以白眼謂乙之重命而輕義也幸新律既定此風自息覺其漸少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英之下議院兩議員會拼命一次彼此放鎗既畢兩無所傷遂各和好如初。

第二十八節 講衛生之法

生民之大害曰痘症死者十居其一英國天氣雨多而晴少若無引水之溝以通穢濁則徧地行潦人觸之即患瘧疾農夫染此而死者視痘症相髣髴城中街市多穢污房舍多齷齪居民亦緣是致疾此皆英之患也一百五十年前（乾隆初年）英國每千丁合一年而通計之必死四十丁今則僅死二十一丁矣從前瘟疫甚多且甚重醫術亦不如近年之精人死之多亦緣於此惟一百五十年前雖不如近年而較之數百年前、

則已高出一籌矣○英人壽算以近年而勻計之覺一年長於一年一千七百八十年、乾隆四十五年每四十人中年死一人、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四十八人中年死一人、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則五十七人中年死一人矣從前小孩多不育、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通盤合算知死者多於生者而英京中人數不見減則以鄉民有逐漸移居入城者也、一千八百十年嘉慶十五年光景更新生者遂多於死者醫術亦日精一日其裨益於人之壽算豈淺鮮哉、